



出處類

出處

出處 處事難

義命 休致

悟道

正高

韓魏公因論進退曰。處去就之難者。不可猛而有迹。韓魏公既解相印。王丞相遺公書。謂過周勃。霍光。姚崇。宋璟。又曰。為古人所未嘗。任大臣所不敢。天下以為名言。歐陽文忠公亦曰。進退之際。從容有餘。德業兩全。謗讒自止。過周公遠矣。

富鄭公韓魏公為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厲風俗。知蘇公頌。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穎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

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胡公安國任止久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其欲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宋震被召問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其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温必自斟酌不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其之出處自崇寧以來皆道學士人行亦不以此謀之而後亦少悔矣淨世利者直如一戰一過前何足道哉

王荆公平生養得氣完為他不好做官職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緣省便去就自在嘗

上殿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不允對曰阿除不

得又進一劄子擬除人神宗亦不允又曰阿也除

不得下殿出來便乞去更留不住平生不屈也奇特

范堯夫每仕京師早晚二膳自己至僕妾皆治於家

往往鑄削過為簡儉有不能飽者雖晚登政府亦

然補外則付之外厨加料幾倍無不厭餘或問其

故曰人進退雖在已然亦未有不累於事者吾

欲使吾居中則勞且不足在外則逸而有餘故處

吾左右者朝夕所言必以外為樂而無顧戀京師

之意於吾亦一佐也前輩嚴於出處每致其意如此

司馬光爲相每詢士大夫私計足否人恠而問之光曰儻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而輕去就耶

王荊公作宰相只喫魚羹飯得受用底不受用絲省便去就自在汪信民嘗言人常咬得菜根則百事可做信斯言也

賈黯廷試第一往謝杜祁公公獨以生事有無爲問賈退謂祁公門下士曰黯以鄙文冠天下而謝於公公不問而獨在於生事豈以黯爲不足魁乎公聞而言曰凡人無生事雖爲顯官不能無俯仰依違進退不輕今賈君名在第一則其學不問可知其

爲顯官則又不問可知行獨懼其生事不足以致進退不輕而道不行而已何怪焉賈爲之歎服

歐陽文忠公初坐論救范公仲淹遠貶三峽後元昊反范起爲環慶帥辟公掌戕奏公嘆曰吾初論范公事豈以爲已利哉同其退不同其進可也遂辭不往

呂氏雜誌云或問二程先生以呂公溫公出處爲有優劣先生云正不如此呂申公世臣也不得不歸見上司馬公爭臣也不得不退處蓋自熙寧初正人端士相繼屏伏上意常不樂以爲諸賢不

肯為我用。故正獻公求在京宮祠以明不然。上意始大喜。

忠文范蜀公鎮在許。范公祖禹謁告省覲。上遣使宣問。賜銀百兩。仍頒手詔龍茶。命公賚賜蜀公。初朝廷既相溫公申公。詔起蜀公。欲以門下侍郎處之。蜀公以書問出處於祖禹。公以謂不當起蜀公。得書大喜曰。是吾心也。凡吾所欲為者。君實已為之矣。何用復出。又與親舊云。此亦欲出矣。而三郎勸止。遂已。三郎乃祖禹第行。家傳

### 義命

伊川先生語錄云。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又云。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安義。或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為有命。曰。在己固可。為親奈何。曰。為己為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為君子人。

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  
何以爲君子。然聖人言命。蓋爲中人以上者設。非  
爲上智者言也。中人以上。於得喪之際。不能不惑。  
故有命之說。然後能安。若上智之人。更不言命。惟  
安於義。借使求則得之。然非義則不求。此樂天者  
之事也。上智之人。安於義。中人以上。安於命。若乃  
聞命而不能安之者。又其下者也。

問富貴貧賤壽夭固有定分。君子先盡其在我者。則  
富貴貧賤壽夭可以言命。若在我者未盡。則貧賤  
而天理所當然。富貴而壽是爲僥倖。不可謂之命。

伊川先生曰。雖不可謂之命。然富貴貧賤壽夭是  
亦前定。孟子曰。求則得之。捨則失之。是求有益於  
得也。求在我者也。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  
於得也。求在外者也。故君子以義安命。小人以命  
安義。

范內翰祖禹。每誦董仲舒之語曰。正其義。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謂仲曰。君子行已立朝。正當如  
此。若夫成功則天也。

胡公安國。任止夕。速由道。據義行心之所安也。其欲  
出也。非由勸勉。其欲去也。不可挽留。朱震披召問。

出處之宜。公曰。子發學易二十年。至有成說。則此事當素定矣。某謂世間惟講學論政。則當切切詢究。若夫去就語默之幾。如人飲食。其飢飽寒溫。必自斟酌。不可決諸人。亦非人所能決也。

韓魏公尤知命。每誡其子曰。窮達禍福。固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謹勿爲也。余以孤忠自信。未嘗有夤緣憑藉。而每遭人主爲知己。今忝三公所恃者。公道與神明而已矣。焉可誣哉。其自守如此。胡文恭公宿平生守道。不以進退爲意。在文館二十餘年。母語後進曰。富貴貧賤。莫不有命。士人當修身俟時。無爲造物者所嗤。世以爲名言。

東陽胡百能跋邵德升分定錄云。先君嘗言。人生所享厚薄。各有定分。世有以智力取者。自謂已能往。不顧名義。殊不知皆其分所固有。初不可毫末加也。所可加者。徒得小人之名。而不悟悲夫。百能佩服斯訓。未嘗不以語朋舊也。

徐師川歸洪州。欲不復來。先生問之曰。公免得仕官否。若端的有以自贍。不必復來。固好。第亦須看仕官如何。師川曰。亦以免仕官未得。曰。如此則當復來供職。仕官處處一般。既免未得。須復爲他官。逃

此之彼彼亦有不安處。是無地可以自容也。帥川曰：來此復爲人所羅織，陷於禍柰何？曰：顧吾所自爲者如何耳。苟自爲者皆合道理而無愧，然而不能免者命也。不以道理爲可憑依而徒懼其不免，則無義無命矣。帥川曰：極是亦待來此苦做不得去之未爲晚。又言人只爲不知命，故纔有些事便自勞攘。若知徹便於事無不安。孔子曰：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固嘗解云：使孔子不免於桓魋之難，是亦天也。桓魋其如何哉？蓋聖人之於命如此。夫富貴死生人無與焉，何尤人之有。孟子分明

爲臧倉所毀，不遇魯侯而以爲不遇，非臧倉之力

蓋知命也。龜山語錄

劉彝升曰：謂曾魯公公亮魯公曰：久知都官治狀屢欲進擢，然議論有所未合，姑少遲之。吾終不忘也。彝曰：士之淹速，謝亦皆有命。今姓名已蒙記錄，而尚屈於不合之論，亦某之命也。魯公歎曰：比來士大夫見執政未始不有求，求而不得，即多歸怨。而君乃引命自安，吾待罪政府行十年，未見如君之言也。

唐質肅公一日自政府歸，語諸子曰：吾備位政府，知



無不言。桃李固未嘗爲汝等栽培而荆棘則甚多矣。然汝等窮達莫不有命。惟自勉而已。

內翰范公鎮三疏力詆王安石青苗之法。不行。即請致仕。疏凡三上。聞者皆爲公懼。安石怒。公落翰林學士致仕。公以表謝曰。臣雖乞身而去。敢忘憂國之心。望陛下集群議爲耳目。以除壅蔽之姦。公既得謝。蘇軾往賀之。曰。公雖退而名益重矣。公愀然不樂。曰。君子言聽計從。消患於未萌。使天下陰受其賜。無智名。無勇功。吾獨不得爲此。命也。夫使天下受其害。而吾厚其名。吾何心哉。

范忠宣公知襄城縣。伯兄久病心疾。公承事照管。湯藥飲食。居處衣服。必躬必親。如孝子之事嚴父。賈文元守北都。辟掌機密。召編校祕閣書籍。皆以兄病辭不赴。富文忠公責之曰。堂閣清資。人豈易得。小官出常調。亦難事。何必苦辭。公曰。富貴有命。范忠宣公奏疏。乞將呂大防等引赦原放。辭甚懇至。忤大臣章惇。落職知隨。公草疏時。或以難回觸怒。爲解。萬一迭謫。非高年所宜。公曰。我出受國恩。事至於此。無一人爲上言者。若上心遂回。所繫非小。設有不從。果得罪死。復何憾。命家人促裝以俟。謫

命公在隨幾一年。素苦日疾。忽全失其明。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人或謂公爲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日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己。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爲善之路矣。每諸子怨章惇。忠宣必怒止之。江行赴貶所。舟覆。扶忠宣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告惇以少師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爲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沒輩。以爲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生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蘇公頌之。孫曰。祖父知澹州。陞辭。上曰。朕屢欲用卿。輒爲事奪。豈非命耶。然卿直道。久而自明。祖父頓首謝。

扈載顯德中。以文章有名。朝議以合爲知制誥。樞密使王朴力薦之。久未除。改朴詣中書問李穀。穀曰。非不知其文學。但斯人命薄。不能荷負耳。朴曰。公

當以才進人何言命耶。未幾命載知制誥及召為學士。席未煖而卒。識者以為穀能知人。朴能薦士。萬事其實有命。由人力計較不得。吾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吾對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憂喜枉做作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折挫。謝上蔡語錄

君子當守道崇德。蓄價待時。爵祿不登。信由天命。湏求趨競。不顧羞慙。比較才能。斟量功伐。厲色揚聲。東怨西怒。或有切時。宰相毀疵。而獲謝。或有喧

時人視聽求見。發遣以此行官。謂為才力。何異盜食致飽。竊衣致溫。或世見躁競得者。便謂弗索。何獲不知時運之來。不求亦至矣。見靜退未遇者。便謂弗為。胡成不知風雲不興。徒求無益也。凡不求而得者。焉可勝算乎。顏氏家訓

蘇文忠公平生於人見善稱之。如恐不及。見不善斥之。如恐不盡。見義勇於敢為。而不顧其害。用此數困於世。然終不以為恨。孔子謂伯夷叔齊古之賢人。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公實有焉。

恬退

呂正獻公公著。既中第。詔叙次所業以進。將召試館職。公謙避。終無所進。朝廷知其意。不復索所業。令徑就試。亦不赴。故仁宗心重之。及領南曹。因引選人對便殿。奏事畢。帝謂公曰。知卿恬退。有顏氏之節。時仁宗臨朝淵默。雖貴近亦罕聞德音。公以小官對。獨被褒語。

范忠文公鎮字景仁。善文賦。場屋師之。爲人和易。脩敕薛簡肅公奎。宋景文公祁。皆器重之。補國子監生。及貢院。奏名皆第一。故事。殿廷唱第。過三人。則

爲奏名之首者必抗聲自陳以祈恩。雖考核在下。天子必擢實上列。以吳春卿育。歐陽永叔之耿介。猶不免從衆。景仁獨不然。左右與竝立者屢趣之。使自陳。景仁不應。至七十九人始唱名。及之。景仁出拜退就列。訖無一言。衆皆服其安恬。自是始以自陳爲耻。舊風遂絕。後參知政事王公薦召試學士院。詩用彩霓字。學士以沈約郊居賦。雌霓連蜺。讀霓爲入聲。謂景仁爲失韻。由是除館閣。校勘。殊不知約賦但取聲律便美。非霓不可讀爲平聲也。當時有學者皆爲景仁憤鬱。而景仁處之晏然不

自辨。考核勘四年。應遷校理。丞相龐公薦景仁有美才。不汲汲於進取。特除直祕閣。

至道初。呂蒙正罷相。以僕射奉朝請。上謂左右曰。人臣當思竭節。以保富貴。呂蒙正前曰。布衣。朕擢爲輔相。今退在班列。寂寞。想其目穿望復位矣。劉昌言曰。蒙正雖驟登顯貴。然其風望不爲忝冒。僕射師長百僚。資望崇重。非寂寞之地。且亦不聞蒙正之鬱悒也。況今巖穴高士。不求榮達者甚多。惟若臣輩。苟且官祿。不足以自重矣。上默然。又嘗言士大夫遭時得位。富貴顯榮。豈得不竭誠以報。

國乎。錢若水言高尚之人固不以名位爲光寵。忠正之士亦不以窮達易志操。其或以爵祿恩遇之故而效忠於上。此中人以下者之所爲也。上然之。及劉昌言罷。上問趙鎔等曰。頗見昌言否。鎔等曰。屢見之。上曰。涕泣否。曰。與臣等談多至流涕。上曰。大率如此。當在位之時不能悉心補職。一旦斥去。即沈瀾涕泗。若水曰。昌言實未嘗涕泣。鎔等迎合。上意耳。若水因自念。上待輔臣如此。蓋未嘗有秉節高邁不貪名勢能全進退之道以感動人主。遂貽。上之輕鄙。將以滿歲移疾。遂草草求

解職。會晏駕。不果。上及。今上之初年。再表遜位。

得請李瑞明辨疑謂非是

呂許公夷簡聞包拯之才欲見之。一日待漏院見班。次有包拯名。頗喜。及歸。又問。知居同里巷。意以拯欲便於求見。無幾。報拯朝辭。乃就部注一知縣。而出。尤奇之。遽使人追還。遂薦對除裏行。自此擢用。富鄭公韓魏公爲相。務推尚廉退有德之士。以勸厲風俗。知縣公頌。久次儒館。不干榮利。屢問所欲。惟力求外。以便親養。遂除知潁州。後富公遺公書曰。若吾子出處。可謂真古君子矣。

待制王公質子野。充職館殿二十餘年。同舍皆顯官。公介然不動。惟求外補。當國者非戚必舊。未嘗折顏色。屈議論以合其意。

韓公維不好進。為志問學。嘗以進士薦禮部。父任執政。不就廷試。乃以父任守將作監主簿。丁外難。服除。闔門不仕。仁宗患搢紳奔競。諭近臣曰。恬退守道者。旌擢。則躁求者自當知耻。於是宰相文彥博。宋庠等。言公好古嗜學。安於靜退。乞加甄錄。以厚風俗。召試學士院。辭不赴。除國子監主簿。

文路公為相。因進對。言嘗聞德音。以搢紳多務奔競。非裁抑之。無以厚風俗。莫若稍旌恬退之人。則躁競者自知愧耻。乃薦王安石。韓維。張環。皆擢用焉。轉運黃虞部。好舉時才之士。張忠定公詠勸曰。大凡舉人。須舉好退者。廉謹知耻。若舉之。則志節愈堅。少有敗事。莫舉奔競者。奔競者能曲事諂媚。求人知己。若舉之。必能矜才好利。累及舉官。故不少矣。其人既解奔競。將自得之。何假吾舉。

王文正公時。諫議大夫張師德。謁向文。問公曰。師德兩詣王相公門。皆不得見。恐為人輕毀。公從容明之一日。方議知制誥。公曰。可措張師德。向公曰。

何謂公曰累於上前說張師德名家子。有士行不  
意兩及吾門。狀元及第榮進素定。但當靜以待之  
耳。若復奔競使無階而進者當如何也。向公方以  
師德之意答之。公曰。且處安得有人敢輕毀人。但  
師德後進待我淺也。向公固稱師德適有關。公  
弗遺。公曰。第緩之。使師德知。聊以戒貪。進激薄俗也。  
韓忠獻公琦監左藏庫。時方貴。高科多徑。去為顯職。  
公獨滯於筦庫。眾以為非宜。公處之自若。不以為  
卑。冗職事亦未嘗苟且。

熙寧二年。司馬溫公修歷代君臣事迹。辟范公祖禹  
同編修。供職秘書省。時王荊公當國。人皆奔競。公未  
嘗往謁。王安國與公友善。嘗諭荊公意。以公獨不  
親附。故未進用。公竟不往見。後章惇拜相。公知陝  
州。罷坐貶永州。公平生澹然無欲。家人不見其喜  
怒之容。脩書于洛。有終焉之志。及登侍從。無時不  
求退。每被除擢。必力辭。不得已。然後就職。又被貶  
責。處之怡然。嘗曰。吾西蜀一布衣耳。今復不仕。何  
為不可。

呂正獻公晦叔。每事持重。近厚。然去就之際。極於介  
潔。其在朝廷。小不合。便脫然無留意。故歷事四朝。



無一年不自引求去。家塾記

建州有君子曰胡憲曰劉勉之非身所得外一毫不受

此後生所宜法也。近見世人緣親姻故舊干求差

違為世鄙笑尤可戒也。頃年嘗聞元祐間范忠宣

作相其子子夷名正平第七當入遠忠宣欲以恩例換近

地子夷堅不肯曰當入遠不欲以恩例求僥倖。前

人立志例皆如此。合人答書

韓魏公言希文師魯畏王沂公師魯初入館編校四年

復欲得一差遣遂至中書授錢延年例沂公徐曰學

士自待何為在錢延年等列耶師魯終身以為媿別錄

### 處患難

患難即理也。隨患難之中而為之計何有不可。文王

困羗里而演易若無羗里也。孔子圍陳蔡而弦歌

若無陳蔡也。顏子簞食瓢飲而不改其樂原憲衣

敝履穿而蔽滿天地。至夏侯勝居桎梏而談尚書。

陸宣公謫忠州而作集驗此無他若素生患難中

而安之也。中庸曰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其是之

謂乎。

章子厚與蘇東坡書云。履靜可以處患難。東坡佩服嘉嘆不已。

范忠宣公在隨縣一年。州事毫髮必親。客至談笑終日無倦色。公素苦目疾。忽全失其明。因上表乞致仕。章惇戒堂吏不得上。蓋懼公復有指陳。終移上意。遂貶公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命下。公怡然就道。切戒子弟不得有平不平意。曰：不見是而元悶爾曹勉之人。或謂公為近名。公聞而歎曰：七十之年。兩目俱喪。萬里之行。豈其欲哉。但區區愛君之心。不能自已。人若避好名之嫌。則無為善之路矣。行狀。又聞見錄云。永州命下。忠宣欣然而所角覆扶忠宣出。衣盡濕。傾諸子曰。此豈章惇為之哉。至永州。公之諸子聞韓維少師謫。均州其子

告傳以少與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忠宣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同為言求歸白公。公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汝輩以為今日之言不可也。有愧而牛者。不若無愧而死。諸子遂止。

范忠宣公安置永州。課兒孫誦書。躬親教督。常至夜分。在永三年。怡然自得。或加以橫逆。人莫能堪。而公不為動。亦未嘗含怒於後也。每對賓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餘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而氣兒益康寧。如在戶州時。

陳忠肅公瓘謫台州。朝旨不下。司行移峻急。所過州郡皆令兵甲防送。不得稽留。至台。父之人莫敢以

居屋借賃者暫館僧舍而郡守以十日之法每遣  
舶巡起遣故十日必為之遷一寺公處之澹然不  
以介意到台數月。朝廷起遷人石恢知州事且  
令赴闕之官士論訥訥咸為將有劾分于公也。恢  
至果揚言怖公視事次日即遣兵官突來約束不  
得令出入取責隣人防守狀又置羅卒數鋪前後  
巡察抄錄賓客書問之往還者雖親戚家書殆至  
隔絕未幾復令兵官突來所居搜檢行李攝公至  
郡郡庭垂簾如制獄大陳獄具蓋朝旨取索尊堯  
副本而恢為此以相迫脅耳公知其意遂發問曰

今日之事豈被旨耶。恢非所料失措而應曰有  
書劄子。卷簾出示公劄子所行蓋取尊堯集副本  
以為係詆誣之書合繳中毀棄也。公曰然則朝  
廷指揮取尊堯集耳。追穰至此復欲何為。因問之  
曰君知尊堯所以立名乎。蓋以神考為堯而以  
主上為舜也。助舜尊堯何為詆誣時相學術淺短  
名公一義未甚講求故為人所法使請治尊堯之  
罪將以結黨固寵也。君所得於彼者幾何。乃亦不  
畏公議干犯名分乎。請具由穰此語穰將顯就誅  
戮不必以刑獄相恐。恢不待公言畢屢揖公退尋

語人曰。不敢引其說。尚自如。此良可畏也。繼又幽公於僧舍。使小吏監守。對榻坐卧。窘辱百端。人情憂怖。慮有不測。公安之。不以爲撓。憾亦終不能爲害。章惇蔡卞用事。所以欲殺劉元城者。至矣。故方竄廣東。則移廣西。既抵廣西。復徙廣東。凡甲令所載。稱遠惡州軍無所不至。雖盛夏。令所在州軍監督日行一舍。或泛海往來。貶所人謂公必死。然七年之間。未嘗一日病。年幾八十。堅悍不衰。此非人力所及。殆天相之。或問何以至此。曰。誠而已。公貶梅州。忽有所厚士。類數輩。至殷勤之餘。輒相向唐涕。公

曰。豈非安世有後命乎。客曰。屬聞朝廷遣使入郡。將不利於公。願公自裁。無辱。公告之曰。安世罪大責輕。若朝廷不貸。甘心東市之誅。使國家明正典刑。誅一戒百。亦助特政之萬一。何至效匹夫匹婦。自經於溝瀆哉。不爲動。使者入海島。杖死元祐內臣陳衍。蓋累聖相授。不殺近臣。惇卞屢造此禍而不克。故因令使者透往諸郡。以虛聲逼諸流人。使其自盡也。自是廣人寢知惇卞意。時公貶所。有土豪緣進納以入仕者。因持厚資入京師。以求見惇。犀珠磊落。賄及僕隸。久之不得見。其人直以

能殺公意達之悖乃見之不數日薦上殿自選人  
改秩除本路轉運判官其人飛馭徑驅至公貶所  
郡將遣其客來勸公治後事涕泣以言公色不動  
留客飲酒談笑自若對客取筆書數紙徐呼其僕  
曰聞朝廷賜我死即死依此行之謂客曰死不  
難矣客從其僕取紙閱之則皆經紀其家與同貶  
當死者之家事其悉客驚歎以爲不可及也俄報  
運使距郡城三十餘里而止翌日當至家人聞之  
益號泣不食亦不能寐且治公身後事而公起居  
飲食如平常曾無少異至夜半伺公則酣寢鼻如

雷忽聞鍾動上下驚曰鍾聲何太早也黎明問之  
鳴鍾者乃運判公一夕嘔血而斃矣明日有客唁  
者曰若人不死則公未可知矣然公亦無喜色於  
是見公處死不亂如此悖等謀害公既不克是時  
昭懷寵冠六宮隆祐幽廢悖乃以公頃論禁中產  
乳母事媒孽之始鄒志完亦嘗諫立劉氏坐竄嶺  
外至是詔應天少尹孫宗以檻車抵二公貶所欲  
取以發京師至泗濱聞哲宗登遐徽宗即位  
置郵走赦孫即聞於朝乃不收

唐介既南遷朝中士大夫以詩送者甚衆獨李師中

待制一篇頗爲傳誦。詩云：孤忠自許衆不與，獨立敢言人所難。去國一身輕似葉，高名千古重於山。並遊英俊，顏何厚。未死姦諛骨已寒。天爲吾皇扶社稷，肯教夫子不生還。介至。神宗朝果大用官。至執政時，人以其詩識之驗。

魯公已罷政，言路窄，公素所不合者，未敢顯言排公。迺言元符未有外臣上書議及宮禁，因疏大臣數人，嘗有是議而竄曾公筆名其間，坐奪兩官徙居岳州。明年秋，沿上封事，異趣者千餘人，因追咎公草求言詔，貶濮州團練副使。汀州安置，在汀二年。

杜門不與人接，日閱書數卷而已。室內僅容一榻，坐卧其中，若將終身焉。人不堪其憂，而公處之裕如也。行述

蘇文忠公謫惠州，獨以少子過自隨，瘖瘠所侵，蠻貊所侮，胷中泊然無所吝。滯人無賢愚，皆得其驩心。疾苦者畀之藥，殞斃者納之窆。又率衆爲大橋，以濟病涉者。惠人愛敬之。居三年，大臣以流竄者爲未定也。四年，復以瓊州別駕安置昌化。昌化非人所居，食飲不具，藥石無有。所僦官屋，以庇風雨，有司猶謂不可。則買地築室，昌化士人畚土運甍，以

助之為屋三間。人不堪其憂。公食羊飲水。著書以  
為樂。時從其父老遊。亦無間也。墓誌

蘇子由崇寧中居潁昌。方以元祐黨籍為罪。深居自  
守。不復與人相見。逍遙自處。終日默坐。如是者幾  
十年。以至於沒。亦人所難能也。呂氏雜志

紹聖間。伊川先生有涪州之行。自涪還洛。氣貌容色

鬚髮皆勝平昔。門人問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九學名學。夷米難貧賤。若富貴

求達即不須學也

張無垢謫居南安。了無愠懟之態。至則閉門謝客。以  
經史自娛。緼袍糲食。家人輩幾無以自存。親知間

之爭覬遺。以奉公皆謝遣之。廣帥時致贏金。公曰。  
贖患不遺。舊友朋之義也。濫窮而苟取。吾何敢脂  
韋。以適已為悅哉。悉歸之。君子謂公誠樂道以自  
安者。

無垢先生謫居。凡十四年。結門埽軌。動止有則。談經  
自樂。手不停披。歲久庭碑足蹟依然。公題于柱曰。  
予平生嗜書。老來目病。執書就明于此者十四年  
矣。倚立積久。雙趺隱然。可一笑也。因自號橫浦居士。  
張公浚。念秦檜欺君誤國。使災異數見。彗出西方。欲  
力論時事以悟。上意。又念太夫人年高。言之必

被禍惡不能堪。太夫人覺公形瘠，問故。公具言所以。太夫人誦先雍公紹聖初對方正策之詞曰：臣嘗言而死于斧鉞，不忍不言而負。陛下至再三，公意遂決。乃言曰：當今事勢，譬若養大庖於頤目，心腹之間不決不止，決遲則禍大而難測，決速則禍輕而易治。惟陛下謀之於心，斷之以獨，謹察情偽，豫備倉猝。檜大怒，時公又以天申節手書尚書無逸篇具劄子為賀。七月，檜命臺諫論公章四十五上，以特進提舉江州太平興國宮，運州居住。公在連作西德銘以示其人曰：忠則順天，孝則生福。勤則業進，儉則心逸。連人相與鏡之於石，家傳人誦焉。二十年九月，移永州。蓋公去國至是幾二十年，退然若無能者，而天下士無賢不肖莫不傾心。武夫健將言公者必咨嗟歎息，至小兒婦女亦知天下有張都督也。



休致

歐陽文忠公在蔡叟乞致仕。門下生蔡承禧因問曰：「只公德望為朝廷倚重，且未及引年，豈容遽去也？」歐公答曰：「脩平生名節，為後生描畫盡，惟有早晚以全晚節，豈可更俟驅逐乎？」初，公在毫邑，六請致仕，比至蔡，逾年復請，四年以觀文殿學士太子少師致仕。公年未及謝事，天下益以高公。公昔守願，上樂其風土，因卜居焉。及歸而居室未完，處之怡然，不以為意。

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乃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

謂公今精力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  
遽引去若此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  
然後乃去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  
手疏二十餘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  
致仕

孫宣公奭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  
仁宗嘗賜詩刻石所居之廳壁語客曰白傳有言  
多少朱門鏤空宅主人到老不曾歸今也上歸矣  
喜動于色復傾石守道誦易離卦九三爻辭且曰  
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志歌而鼓止不與太臺之  
嗟公以醇德奧學勸講禁中二十餘年晚節勇退  
優游里中始終全德近世少比

陳恭公執中初罷政判亳州年六十九遇生口親族  
往往獻老人星圖以為壽獨其姪世脩獻范蠡遊  
五湖圖且贊曰賢哉陶朱霸越平口各遂身退扁  
舟五湖恭公甚喜即日表納節明年累表求退遂  
以司徒致仕

范公景仁既退每有園第在京師專以讀書賦詩自  
娛客至無貴賤皆野服見之不復報謝故人或為  
具召之雖權貴不拒也不召則不往見之或時乘

輿出遊則無遠近皆往嘗乘籃輿歸蜀與親舊樂  
飲賑施其貧者周覽江山窮極勝賞期年然後返  
年益老而視聽聰明支體尤堅彊嗚呼鄉使景仁  
狂道希世以得富貴蒙屈辱任憂患豈有今日之  
樂耶則景仁所失甚少所得殊多矣詩云愷悌君  
子神所勞矣又曰樂只君子遐不作眉壽景仁有焉  
元祐初首以詔起公曰西伯善養二老來歸漢室  
卑詞四臣入侍爲我強起無或憚勤天下望公與  
溫公同仕矣公辭曰六十三而求去蓋以引年七  
十九而復來豈云中禮卒不起

詩人類以弃官歸隱爲高而謂軒冕榮貴爲外物然  
鮮有能踐其言者故靈澈答韋丹云相逢盡道休  
官去林下何曾見一人蓋譏之也趙嘏云早晚粗  
翻身事了水邊歸去一閑人若身事了則仕進之  
心益熾愈無歸期矣王易簡云青山得去且歸去  
官職有來還自來是豈須更忘情於軒冕耶張乖  
崖在蜀有一幕職官不爲乖崖所禮遂獻書云秋  
光都似官田薄山色不如歸意濃公謝而留之彼  
蓋有激而云豈誠心哉筆談言有政人忽作詩云  
人生本無累何必買山錢遂弃官歸此最勇決予

嘗於驛壁間見人題兩句云人生待足何時足未  
老得閑方是閑予深味其言服其精當而媿未能  
行也此與夫所謂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者異矣  
仁宗時朝議在官年七十而不致仕者有司以時按  
籍舉行翰林學士兼史館修撰胡宿以謂養廉耻  
厚風化宜以漸而一切以吏議從事殆非所以優  
老勸功當少緩其法使人得自言而全美節朝廷  
嘉其言是故至今行之。

曾魯公亮言嘉祐秉政至熙寧中尚在中書年雖甚  
高而精力不衰故臺諫無非之者惟李復圭以爲  
不可作詩曰老鳳池邊蹲不去饑烏臺上噤無聲  
魯公亦致仕而去。

元豐五年文潞公以太尉留守西都時富韓公以司  
徒致仕文潞公慕白樂天九老會乃集洛中公卿  
大夫年德高者爲耆英會以洛中風俗尚齒不尚  
官就資聖院建大廈曰耆英堂命閩人鄭奂繪像堂  
中時富韓公年七十九文公與司封郎中席汝言皆  
七十七朝議大夫王尚恭年七十六太常少卿趙  
內祕書監劉几衛州防禦使馮行已皆年七十  
天章閣待制楚建中朝議大夫王確言皆年七十

二。太中大夫張問龍圖閣直學士張壽。年七十。時宣徽使王拱辰留守北京。貽書潞公。願預其會。年七十一。獨司馬溫公。年未七十。文公素重其人。用唐九老狄兼謩故事。請入會。溫公辭以晚進。不敢班文。富二公之後。文公不從。令鄭與自慕。後傳溫公像。文之北京。傳王公像。於是預其會者凡十人。文公以地主。携妓樂。就富公宅作第一會。至富公會。送羊酒。餘不出。餘皆次為會。洛陽多名園。占刊有水竹林亭之勝。諸老。鬚眉皓白。衣冠其健。每宴集。都人隨觀之。文公又為同甲會。司馬郎中

曰程太中珣。席司封汝言。皆丙午人也。亦繪像于資聖院。其夜司馬公與數公。又為真率會。有約酒。不過五行。食不過五味。唯菜無限。焚正議。違約。增飲食之數。罰一會。皆洛陽盛事也。洛之士庶。又於祠潞公於資聖院。溫公取神宗送潞公判河南詩。隸于榜曰。竚瞻公像。其中冠劍偉然。都人事之甚肅。

本朝大官最享高年者。凡三人。曰。退傅張公士遜。樞相張公昇。少保趙公鼎。皆壽至八十六。又二人。次之。曰。陳文惠公堯佐。至八十二。杜祁公衍。至八十。

一。又一人次之曰富文忠公弼壽至八十餘皆不  
及焉故文惠致政以詩寄退傳曰自雲歧路游將  
遍向髮光陰得最多蓋謂是也

青相雜記

